

商禽《商禽世紀詩選》

◎陳巍仁

不知詩人敢不敢打賭，賭他的詩集裡真的沒有呈現過「快樂」。

這是詩人自己說的。「我不但不了解莫扎特音樂中的『歡暢』，並且也卑視他。是不是我自己缺乏了對於『快樂』的想像力呢？……我判定自己是一個『快樂想像缺乏症』患者。」（見《商禽世紀詩選》中〈商禽詩觀〉部分）

不了解快樂，而且缺乏想像快樂的能力，奔放的熱情也就含蓄了，所以商禽的詩常常散發哀傷或悲憫的氛圍，凝視世界的目光也總是十分清冷。對此，詩人不知是覺得感慨還是驕傲。雖說其風格不免與他一生的顛沛有關，但我們不如說那是他理想中的詩的姿態，詩在面對這樣的時代所必須具備的姿態。

我們若回去看看現代派成立時的六大信條，其中便有知性的強調與追求詩的純粹性，這兩條其實是五〇年代詩人對環境的抗爭。在柔弱的抒情與八股的口號中，詩人爭取的毋寧是詩的自由精神，如若果有一個對詩友善的環境，這種策略也就不會產生了。商禽深信，詩，一定跟自己以及所生存的世界有最密切的關係。（見《商禽世紀詩選》中〈商禽詩觀〉部分）五〇到七〇年代那樣的時代氣氛，詩人堅持用這種姿態和世界對話。痙弦的名作〈深淵〉也引用沙特所說：「我要生存，

除此無他；同時我發現了他的不快。」那是詩人共同的心聲。八〇年代以降，很多人早已停筆，商禽還是繼續寫，風格還是一樣「愛智」，語言益發令人驚喜，然而他也喪失了想像快樂的能力。

這種堅持，我們仍可以在這部詩選裡發現。雖然進入了廿一世紀，世界依然有很多的悲哀；詩人已逐漸老大，理解詩的人仍那麼少。詩人只好繼續不快樂，甚至不要自己懂得快樂。我們在這本詩集裡看到，詩人懷著當時現代派的心事一路走入了新世紀，並繼續撐出這種姿態，以及，氣勢。而商禽的獨特氣勢主要表現在兩方面，一是超現實語言，另一個則是散文詩。

超現實主義源自法國，自一九二四年布魯東發表第一次超現實主義宣言以來，影響廿世紀藝術發展至鉅。嚴格來講，台灣的超現實主義詩人，並未有系統地接受超現實主義理論，甚至在實踐方法、目的上，也和超現實主義有段差距。法國的超現實主義，代表的不只是美學的變革，更是一種哲學，要求打破中產階級的價值體系，否定理性與邏輯為唯一真理，強調人的解放和精神自由，更進一步要文學藝術作社會改革的先鋒。台灣詩人並沒有這樣的企圖，況且台灣的環境也不允許。詩人們只是發現了語言的新天地，找到了一點自由的出口，相對於歐洲超現實主義在政

治上的風起雲湧，商禽等人只能算是小規模。

話雖如此，這種修正後的台灣式超現實主義，填補了詩人的語言焦慮，而且讓他們在處處受到管制的年代裡，用這種語言小小「安那其」了一下。商禽設計了種種詭異的場景、變調的脈絡與矛盾的邏輯，那是現實世界被扭轉後的樣子，是該悲哀卻從不知悲哀的真相。視角冷峻，雖

然總是不樂，但也不疲。商禽的專注，也使他成爲洛夫之外最重要的超現實主義旗手。

另外在現代詩的形式上，商禽當然不是第一個寫散文詩的人，但是他卻是台灣現代詩人中，將散文詩推上檯面的功臣。散文詩在商禽手中，斷然看不到散文與詩的文類紛爭。他的成就使散文詩脫離了小品文、美文、詩化散文的糾纏，成爲備受青睞的創作方式。新生代幾位以散文詩著名的詩人如蘇紹連、渡也，無不受到商禽的影響。

閱讀台灣散文詩時最容易掌握的，就是它們都幾乎都帶著令人驚悚的特質。此一特質，通常是順著散文脈絡平淡地鋪敘，然後在最重要（通常是最後）時引爆，逼出詩的感受。此一手法的濫觴，無疑是超現實主義，始作俑者正是商禽。商禽的散文詩數量，在他的詩作中佔了絕大部分，除了超現實，這也是他的另一種堅持。

詩人自一九五五年正式開始寫詩，至今已將近半個世紀。這本詩選，還收了廿六首未集結的新作，他還在繼續寫，抱著那不快樂的信念，展現詩對世界的姿態和氣魄。奚密在本集導言中提到，黎明所代表的希望，以及黑夜象徵的絕望，在詩人心中是逆轉的。理性的白晝是黑夜之夢的



商禽世紀詩選／爾雅／2000.9

敵人，只有在黑夜、在夢裡獨處時，深層的「我」才能湧現。《夢或者黎明》是詩人第一本詩集，這個選擇題也許依然存在。新世紀是終結夢境的破曉，還是個更迷離的夢？讀了這本詩集，我們或許可以扮演一隻超現實的公雞，選擇要不要叫醒太陽。